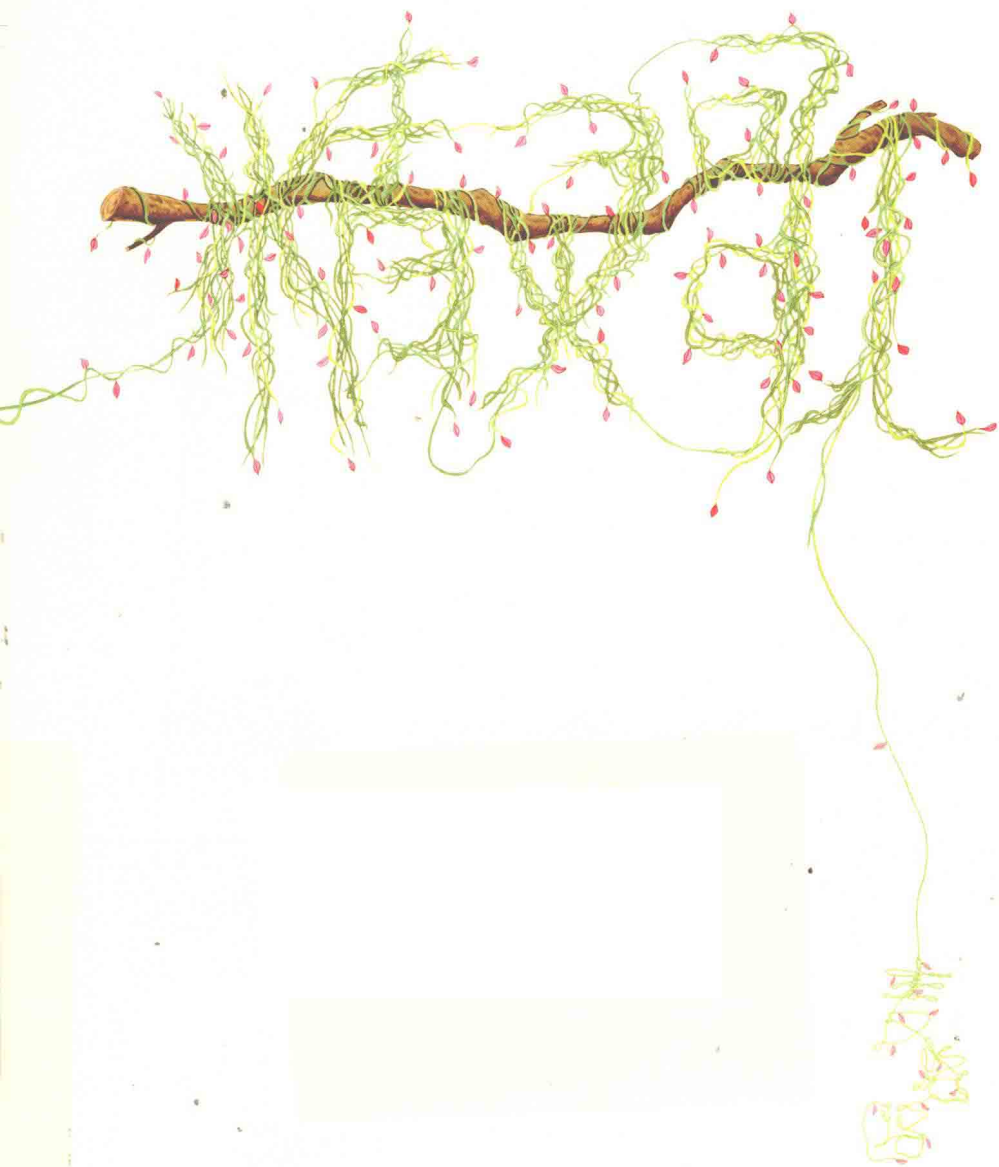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精灵歌

麦洛洛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精灵歌 / 麦洛洛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4
ISBN 978-7-221-09429-2
I. ①精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60761号

书 名 精灵歌
著 者 麦洛洛

责任编辑 张 皖
特别策划 木子先生
装帧设计 张 皖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印 刷 三河市潮河印业有限公司
规 格 889×1194mm 1 / 32
成 品 145×210mm
字 数 150千字 2插页
印 张 7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6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1-09429-2
定 价 29.00元

水
—
母
体
—
涅
槃

序 | 当韶华青翠如春

壹

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，即使与美好二字无关，也大都真挚并且因此显得珍贵的。

比如感情，或者作品。

而这是他的第一本书。

贰

我还记得去年偶然见到洛洛。他来到了我在北京的一场读者交流活动，穿黑衣，背挎包，远离前面坐着的人们，独自出现在最后面的位置，站了一会儿，又隐匿到一排排书架中去了。大概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颇受关注的孩子，很多人认得他的模样，因此处处低调回避。

得承认世上确实有些人生来具备宠儿的天资。

他们颀长而净丽，头脑聪明，甚至才华横溢，恰如闯入人间的精灵。但尘世泥泞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滥用或透支了这笔天资，用以盲目炫耀；要么没有智慧或勇识将这份脱俗之气长久保持，令人惋惜。

我希望并相信他不是这喧嚣的大多数。

在商俗气氛烟熏火燎的当下，酷爱读书，且阅读品味颇高的少年真的不多了。写作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条必然的路，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。

从一名读者成长为作者的过程，类似扶着栏杆学习走路到最终自由奔跑起来——其起点阶段，都难免经过一个临摹的时期，出于年少时热烈的，对某个作家的偏爱，或者对某一类作品的倾情。这些共同感动一度如此热切，尽管注定将迅速涣散于粗粝的现实生活中。但有人会带着这种阅读感动的痕迹成长，又迅速脱壳，最终蜕变出一套完整而独立的表达方式，渐渐自成轨迹——几乎每个写作者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这是为什么连余华也曾经写：“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，都会被它们带走。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，模仿着它们的步伐，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，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。它们将我带走，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。当我回来之后，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。”

无论他是在亦步亦趋的路上，还是已经在独自回去的途中，这都是一个写作者的成长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：因为毕竟用心纯粹。

叁

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刚刚脱离青春期的少年，并没有反复拘泥于“青春题材”（虽然这曾经是一个具备热度的卖点，并仍有余温）。我意外于他独特的笔下世界。论创作视野也好，写作野心也罢，一个年轻人挑战了更高更远的东西，必然得面对更多的难题或者失落。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年轻，韶华青翠如春，面对大千世界徐徐洞开，尽可以深吸一口气，迈步飞奔下去，别的没有什么好顾虑的——才华当如烈火，燎原如若无人之境。

回过头来一看，路自然就有了。

肆

有一次我看到洛洛的博客里如此写：“一个朋友对我说，以后我要带着爱人的纹身一起去日本冲绳，在海边搭一个小帐篷，做出租木船的生意，白天与游客交谈，夜晚听着海天咆哮，然后孤老一生，你来找我吧。我说，好，等有一天我真的在城市的石头森林里撑不下去了，我就来找你。”

言下那番情境，令人想到少年薄而瘦的脚踝和小腿被海浪不断冲刷的样子；洗得发旧的海魂衫，薄薄地挂在身上，风帆一般鼓动。一切都显得寂寞，洁净，有一种瞭望的姿势。那是在年少的语境和故梦中徘徊不去的蓝色：那样的简朴而明亮，以至于让人觉得去追究出世还是入世的问题，或者去追究是不是只有扎扎实实地接地气，给满炕满灶的烟火气熏了

一辈子又没有被呛死的人才能成得了大师，显得很多余。

内心有大海的孩子，总归会有一种晴朗而清寂的生活的，哪怕仅仅只是在心里，或在笔下。

因此，我祝福他能由这首精灵之歌的起飞，迁徙到一处海风习习，潮来汐往的未来。

七堇年

2011年3月18日 成都

七堇年，当代作家。

曾出版作品：《大地之灯》《被窝是青春的坟墓》《少年残像》《澜本嫁衣》《尘曲》。

「目 录」

跋

—

梦魇
花
路的
终点

183

一个
人
分
饰
两
角

169

太
阳

139

花
坠

137

飞

101

茉莉
花
岛

089

春

055

精
灵
歌

047

无
出
路

001

谁
顾
风
前
人
影
坠

序

—

当
韶
华
青
翠
如
春

谁顾风前人影坠

上 卷

这样一个人在幽暗冗长的走廊上挪步。临界那一头，是团浪稠的黑暗。有人站在黑暗处迎接他，手端一把五六式冲锋枪。现在，他们都还看不清彼此，但审视却提前进行着。他们都放宽心，因为知道彼此都是没有退路的。站在黑暗里的人看他缓缓走近。逐渐的，一个单薄的人形浮隐现出。他看清楚他的头发还未剪，很长的黑发盖住整个脸庞，造出一片诡异的阴影，同时也盖住了他一如既往的内敛、深沉。

现在，他近了。衣服很合身。他身上穿着的这件蓝色囚服，早已有无数人穿过，并留下过许多不明的肮脏的印记。从远处看，却还像新的，每一个新拥有者在拥有它之前，它都会被好好洗净一通，一份过往也就被水流冲刷褪尽。从近处看，却还是能够发现布质的干涸，焦巴着拧出道道折痕。天蓝早就蜕成了灰白，左胸前的红颜料编号却依旧崭新，是无数次被复染的缘故。

好了，彼此只有十步之遥了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全部。撩起长发。好一副精致的男性五官。高挺的鼻梁使整个无形的脸立刻俊俏立体起来，大眼却是黯淡无光的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头发长时间掩光的缘故。牙齿很白，入狱前应该没有抽烟的习惯。

这十步为什么会被他走得这样长远、哀伤。快到时，他的步子像火车进站，有着漫长的缓冲过程，然后戛然停下。黑暗里的人，手中紧握的冲锋枪被慢慢放下，枪口瞄准他消瘦的胴体，纯属条件反射。他想，我安分着呢。但也许他并没有做过任何诸如此类的考虑。只有在进入这条长廊时，他不知不觉地就打量了周围环境。

没有想象中糟糕，或许又比想象中更糟。房间很小，无窗无灯。却有光。光调阴冷。月光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却不知那几缕幽幽月光是从何处洒进来的。只有一点与想象中的监狱匹配：里面充满了铁质器物。门板是铁的，开了一个人头大小的窗框，供饭用。手链脚链也是铁的，皮肤早已超越它所能承载的力度，知觉慢慢麻木，一条宽硕的乌紫疤痕变得很可爱了。铁质无一不在反射月光，齐刷刷的映照，蜕出道道生冷的怨怼，给整个空间平添出一份捉影般的肃杀。

他没想逃，所以乖乖把简历递到黑暗处的人手中。杨文介。端枪的人抬眼看了他一下，脸却没动，所以掖在黑暗中的脸容笑貌就更加歹兮兮了。真是一个不务实的名字，听起来像个白净书生，看样子倒也不坏，但为何判死刑就不明晓了。据说是杀人。过程不重要，来此地的人，往事早就成了过眼云烟。

看监的狱吏此时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蓝色囚服下端的一块血渍上，如此鲜红，简直惊心动魄，甚至有些阴森恐怖。血为何会染上去？他想。囚

服是新洗过的，红色颜料也不能如此孤美啊。一想不对，却又无任何疑点。

整个气氛静得可怕。他们对立站着。黑暗中的人，满脸亢奋的神色如一把火焰，将黑暗烧出个豁大的缺口。他的亢奋中还有一丝小人得志的满足。而他，就这样垂着头，无任何声息，整个肉体像一片轻飘飘的落叶。看监的狱吏往黑暗之外走出一步，他们的距离就更近了一步。寂静让他心发毛。发毛的原因原来不止是静，而是静中一个细微的声音，滴嗒，滴嗒，像流水。这在他之前是从来没遇见过的，每个站在他面前的人，都歇斯底里地做着进狱前的最后挣扎。他是最后一道关卡。

慢慢的，有了一点气味。血腥味。他猛一醒悟，径直绕到他身后，将他的身体用力扯到几缕凄冷月光中，然后抬起他的手，隐秘被月光和盘托出，鲜血正从他那乌紫的疮疤里往外流淌。

他的肉体忽然就飘零落地。寂静像一面镜子被打碎，四分五裂中，他的世界还是万籁无声。迷蒙中，他好似又听见了整条长廊被围拥过来的狱吏凶猛颤。是山崩地裂的塌陷。一秒钟后，黑暗将他整个儿囫圇吞下。

杨文介被抢救过来，微微睁开眼。一束阳光温温的从外面穿进房来，笔直一条，宛如横劈在空中的一把刀，突兀。但等他完全将眼睁开，阳光却顿时不见了，只有深蓝充盈着灰淡的房间。囚房是土坯质地，然后刷上一层薄薄的水泥，隐约可见水泥底下的暗红色砖头，像团凝固的血，死气沉沉。

他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，手和脚都被绑上了。他无力地挣扎一番，麻绳拧着手腕，很疼。他不动了。眼神忽然放空下来，嘴唇微张，如果再有一点光，他就能看见自己肉体的苍白，像被活生生剥脱了

皮。只有白，还不到血淋淋的惨烈的地步。

四处舞动着嗜血的蚊蝇，翅膀在房间里震得嗡嗡响。这大概是唯一的生之气息了。过很久，大约是在他意识完全恢复后，他才感觉浑身瘙痒，而又无法抓挠。他索性往床上一倒，床不能称之为床，只是几捆稻草扎的铺盖，虽然有些毛刺，但整体却松软，人一倒下去，整个儿陷在里面，还有微微的植物香涌入腔膛。这种体味，大致可以说是一种落魄的舒适。

等了很久也没人进来理他。现在，深蓝更蓝了，往浓黑逼近。他就知道天又该暗下来。不知何时，他又睡去。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傍晚。

杨文介认为自己的生命还是很顽强的。手腕上的疤有了痒痒作疼的雀跃。他回想起昨天晚上，在进入暗道登记前，被独自安排在一个偌大的空房子里。他的头脑也是空空一片。等待时，他忽然在一堆垃圾里摸到一件冰冷的器物。这该是前面某个人一场伟大的预谋，但却没成功。他看着尖刀，忽然笑了一下，眼神里有种不认命的凄凉。狠狠地，他朝手腕上割一刀，疼痛很快把手中的刀击落，啷当一声，金属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寂的房子里荡出许多脆裂的回音。

在医学条件如此恶劣的内蒙古以北的蒙北监狱，杨文介竟活了下来。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所监狱。蒙北监狱只关押死刑的人，并且是绝对的重犯。对所有罪犯来说，能进这所监狱，便也意味着犯罪生涯到达了人生的顶点。这里是所有罪犯都心醉魂迷的骄傲沃土，所有罪孽都将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得到更高级的升华。有时在半夜，连续的枪响可以飞越几十里荒芜的地，传入内蒙古边角村民的耳畔。你逃不出去，除非历史扭转。杨

文介现在或许对一切都还处于无意识状态。他只是讶异于自己的血液，怎能如此畅快地滋生、流淌，并且自动为全身供给。然后手上的伤口迅速结出硬痂，只有一道肉疤暴露出他手腕曾经的恢宏壮举。不然，他的手也是纯洁的一个整体。

人是在突然间闯进来的。然后熟门熟路地给他松了绑，翻开他的手腕看了看，重新为他戴上一副更牢固的枷锁。看不清那人的脸，所以显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神秘。那人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说，跟我出来。随即便押上他，跨出大门。身后的铁门在他们脊背边重重地合上。他的眼前出现了内蒙古寒冷如冬的夜晚。

一股冷冽的空气忽然涌入他的喉腔，然后一阵大风来袭，吹得衣服噼里啪啦响。他有些站不稳，身体被风吹出轻微的颤抖。那人押着他，此刻便化作了他的支柱。站稳了。不然他真会为自己的软弱而心愧。

风好凄厉，这片草原该承载了多少幽怨的魂灵啊，他想。风沙轰轰烈烈地在地平线上卷起一张丰硕的羽翼，漫天的黄沙要将他们吸进里面。沙迷了他的眼，飘入口腔。他咀嚼着沙尘，忽然感到沙尘的味道其实很好。至少有一股淡淡的酸涩在膨胀，继而胀裂、平静。他没有意识到，那其实是内心的酸胀与痛楚在作祟。

伴着风嚎，有一个哀弱的声音在持续。确切来说，应该是两个。两种声音来自两个不同的个体存在，一个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一个是无生无灵的红木胡琴。他能听出是胡琴，原因在于从小就听惯了胡琴的弹奏。有一种寂寞，只能是被胡琴拉出来。但草原的胡琴不同，不但寂寞，而且绝望。虽说发自人、器两端，但却又同时奏出了一份腐朽，仿佛两两合体。很显然，这歌声来自一位老人，琴亦是一把老旧的琴了。沙哑的歌声里涵盖着某种莫名的热望。

他朝歌声的出处努努眼，很快就偏离了歌声轨道。他故意慢下步子，直到再也无法用浑身的感官去感受歌的存在。他被押送到一个房间。这就是他往后要呆三个月的囚室。三个月后，他将在这片蛮荒的草原一隅，享受着子弹进入胴体的快感。房间很静，他想，也许这就是死前最后的安宁了。

杨文介的肚子空空如也，他不清楚自己睡了多久，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已经多久没有进食。但此刻的他，对饥饿还是浑然不知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练就了一身敏锐的洞察力，对每一处环境都加以分析解剖。尽管眼前只是一团黑，但他还是能够想出许许多多的形容词。他对环境的感受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，是用每一根汗毛去接受，再反馈给内心。但也许就是这变态的一刹那，令他忽略了自身感觉。就是那长久的一刹那身体失灵，使他是用灵魂继续过活，而肉体早就在每一次的失灵中慢慢腐烂、灰化。

他的脑海里，又浮现出一些幻想段落。他想着，铁门上那一个细小方框，是否会在下一秒被轰然拉开，得先做好充分准备。房间黑如墨汁，他却总感到几束淡淡的阳光倾洒进来。屋外的灰尘也在空中变得柔和，飞翔舞蹈。幻觉是美好的。真实反而残酷凛冽。

一声尖利的金属响动，门框被打开。推进一碗冷硬的白饭和变味儿的青菜。杨文介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妄图以沉默打退门口人物的神秘，继续着自己顽固的抵抗。其实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被这突然的声响吓住，而不敢发声了。

他想，就饿着吧，没什么不好。杨文介把这种偏激的想法看作认命。可他没体会到，其实自己的顽固抵抗，恰恰是不认命的表现。不认命，在蒙北监狱这个充满罪孽的地方，是顶可怕的事。不认命，死也死得

不全乎，灵魂难受。每一个来蒙北监狱的人，都是从不认命转向认命的。咆哮无用，抗争无用，就静静等死。但他不同，正相反，他是从认命一步步走向不认命的。

打开的门框带进一丝歌声来。胡琴咿呀呀尽情唱着。美好的表象。他又兀自陷入幻想。体察着胡琴老人脸上的悲怆。一定是天塌地陷的悲怆使他如此哀伤。端饭的人不乐意了，用枪匐匍锤着铁门。幻觉被一声声轰鸣打碎，歌声也七零八散，不知又将飘去哪个孤独人的房间。他趑趄着走到门口，沉重的手链在他腕子上形成一担无形的重压，使他没法抬起手，够触送上门的食物。门外的人已很不耐烦，撒手一放，然后白米就撒成了有规则的一粒粒，几颗蔫黄青菜像枯萎的迎春花，黯伤垂下自己无力的芽苗。

此刻，他感到了内心深处的不认命。他恐慌极了。如果现在有镜子，让他看看自己此时的五官，他肯定会认不得。眼神里露出来的深深恐惧，是一种被剥夺了所有的绝望。这份恐惧还带动了鼻子发生轻微变形。嘴唇微张，完全是恐怖片里见了鬼的人物形象。

杨文介思考着到底是什么让他感到了自己的不认命。然后他把视线投往撒在地上的食物。他慢慢蹲下，伸出一只手，将白饭抓在手里。然后他又像暂歇性失忆一般，顿止了接下来即将生发出来的动作——往嘴里送。是对绝食的拼命维护，让他知道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命。不然他不会铸成如此大错，不用坐等九十天，只为接受死亡的最后裁决。

他用力咀嚼，品味这落在地上的囚食。他的脑袋忽然空无一物，飕飕风声吹进去，蜿蜒着爬旋在脑子里混乱的线路上。他狂命吃着，泪如泉涌，动作几乎接近狰狞。是的，这暂歇性的完美认命，他丝毫不愿去毁。

杨文介不曾想到，现在竟是内蒙古的三伏天。气温从早晨就开始升高，然后一路飙升，到中午，大概已经升到四十度以上。阳光烈得疼人，风还是照旧大，呼呼野风吹得人都飘渺起来。他来这里不到一个月，脸上就裂开了一块块干燥不匀的皮屑。

他被统一军装的两个士兵一把推入劳改营的人海中。他尚不知还有这样多的人，随他一起等待死亡的枪响。人群像沙丘，这边一堆，那边一堆。皮肤均被晒得黝黑，身体表层盖着一层油亮的粗汗。他跌进人群的一瞬间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齐刷刷向他投射过来，然后人群渐渐成堆围拢，形成一个强大的水涡，将他更深地淹没。

一场潜在的挑衅正在蕴蓄之中。有人朝他步步逼近，然后带领更多人朝向他。他们看着这个头发还未剪短，皮肤尚未完全褪黑的新来者，有种无视的轻蔑。他们吵吵嚷嚷对他说话，他一贯沉默，但却并不畏首畏尾。杨文介觉得自己无需再恐慌什么，认命是他最好的盾牌。

举枪的两个士兵这时换了一身行头进来，白棉体恤，黑色短裤，投足之间是寻常人家轻松的步履。只有手里的枪没被放下，仍高傲地端举着。一个嘹亮的口哨，所有人都知晓分寸地离开他，立即围开一个圈，随着一声又一声延绵的哨音开始走走转圈，拉开一天苦力劳动的序幕。两个随性的士兵站在圈里，同样绕着细碎的小圈子，眼神警惕地监督每一个人。杨文介还要过几天才能适应这种过场，才能适应在这么个偏荒的监狱里，还存在着模糊的团结概念。

杨文介奇怪他们为何走得如此快速，他已跟不上脚步节奏。好几次，他着实被后来居上的人狠狠踩了几个脚后跟。很快，他就被单拎出来。士兵让他站在圈子外面好好看着。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并且无知无觉地脱离了集体。他们的团结，没有他的份。

借着空当，他对环境敏感细胞又重新活络起来，能感觉每一根汗